

唐《李济墓志》考释

——兼论元和末年成德镇继任危机的处理

李 硕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广州 510000)

摘要:《李济墓志》作为新出材料, 提供了唐代宗室虢王房的大量信息, 堪补史阙。而李济个人仕宦经历又涉及元和末年河北成德镇继任危机事件的处理, 显示了外来士人群体作为河朔地区的新力量在左右节度使人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中反映的史实值得研究。

关键词: 李济墓志; 虢王; 成德镇; 外来士人

中图分类号: K242; K877.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2)02-0069-12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2.02.009

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 Ji's Epitaph in Tang Dynasty: also on the Handling of the Succession Crisis in Chengde Town During the Late Yuanhe Period

LI Shuo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new material, Li Ji's Epitaph provide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King of Guo as a member of imperial clan in Tang Dynasty, which can supplement the historical deficiency. Li Ji's personal official experience involves the handling of the succession crisis in Chengde Town during the late Yuanhe period (806-820),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group of foreign scholars as a new force in Heshuo area in the selection of Jiedushi (the chief official).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facts reflected in the Epitaph are worth studying.

Key Words: Li Ji's Epitaph; King of Guo; Chengde Town; foreign scholars

唐《李济墓志》, 敬宗宝历元年(825)上石。20 世纪中后期出土于长安县。墓志长 65.3 厘米, 宽 65 厘米。志文正书。首题“唐故宗正少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公墓铭并序”, 共 30 行, 满行 30 字。李仍叔撰, 周汉宾书。盖为覆斗形, 长 63 厘米, 宽 65 厘米。正中楷书“唐宗正少卿李公墓铭”9 字, 共 3 行, 每行 3 字。盖面周边刻宝相花、几何纹, 四杀刻四神、宝相花纹,

墓石四侧则刻有十二生肖云气纹。墓志图版和录文皆见载于《长安新出墓志》一书, 志石现藏于长安博物馆。据悉, 墓志志主李济出身李唐宗室虢王房, 其先祖曾参与唐隆政变, 而其本人则在元和末年成德镇继任危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墓志不见有专文对其内容作讨论。有鉴于此, 今就以此墓志为主, 兼及其他相关材料, 对其中反映的若干问题作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简介: 李硕(1994—), 男, 河南郑州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古史。

今录原文如下(为便于排版,改志文竖排为横排;改繁体字为简体字;其中符号○表示原志中的空格,符号「表示换行;标点为另加)。

唐故宗正少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公墓铭并序」

通直郎守尚书水部郎中赐绯鱼袋李仍叔撰」

公讳济,字恕躬,陇西成纪人也。○六代祖○「神尧高皇帝。生元凤,为虢王。王生宏,为定襄郡公。郡公生邕,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嗣封虢国,赠荊州大郎督。都督生承晔,皇汉州刺史。使君生望之,皇大「理评事、赠工部侍郎。侍郎○即公先考也。○先夫人弘农杨氏,赠华阴「郡君。夫人外祖讳瑀,开州刺史,娶京兆府华原县令彭城刘偃女。先○公歿十「四年,殁于镇州真定县,今则不及祔○公之墓。生子九人,长曰同辰,右司「御率府仓曹参军;次同师、同赞、同玄、同行、同文、同泰、同宾、同证。女六人,长弟廿「二,已下五人皆未字也。自同辰而冠者,性怀善良,克奉家法,哭泣之节,颇见孝「道。○公初任试太祝;次转金吾仓曹;迁监察御史,赐绯鱼袋,为成德军节「度巡官;转殿中,为推官;又改侍御史,仍带旧职;迁户部外郎,转为判官。皆以公「事修举,序进宾府也。贞元中,○「德宗文皇帝初平寇贼,归复京邑,永定功德。以赵帅○太师大变艰危,却立「东夏,拔正将乱,自建殊庸,礼加宠崇,许婚宗族。○公从伯姊,得至于赵。○「太师知○公之贤,邀领宾职。岁月淹久,官至外郎。旋因○太师薨落,「公不得离去旧职,而将死者数矣。元和岁末,镇有帅丧,三军将乱,欲立其弟、今「凤翔节度仆射公也。○公竭忠谋,潜咨伯姊,全真王氏之族,亟列忠臣之家。使「太师之业复光,仆射之名不坠。得非○公之力焉。○朝廷擢拜宗正「少卿,制词褒称此绩。○公自筮仕至於登○朝,曾无兼月之粮,尽入俸「而足也。及兹丧歿,餽字莫容。伯姊晋国太夫人哀伤生疾,微虚正寝,安○「公柩焉。送往存生,情礼皆备,岂不道高人伦,义激风俗。与○公游者,莫不「挥涕而感之。○公享年五十。宝历元年正月十日,寝

疾而歿。闰七月十九日,「葬於万年县义善乡旧莹之东北。维刻石铭墓,以难朽也。铭曰:「

好古耽书,名从军立,投笔论功,侯封不及。奔波敷奏,差池忧悒。迹为宾寮,道皆「伍什。款忠事泄,割地功集,疑责倖死,词拒血泣。仰诸鸿翔,悲同虫蛰。人多闲闲,「公常汲汲。星氛生躔,下应人间,王氏忠烈,忽然昭宣。仆射承家,举族○「朝天。公随伯姊,乃得生还。○宠锡斯极,擢贰卿寺,日星半纪,未移「官理。荣卫疾生,沉然不起,魂神销离,呜呼已矣。」

乡贡进士周汉宾书」^[1]

一、李济所属唐朝皇室虢王房世系考

根据墓志记载,李济为虢王李元凤的五世孙。李元凤为唐高祖第十五子,《旧唐书·虢王凤传》载:“虢王凤,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幽王。……十年,徙封虢王……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子平阳郡王翼嗣……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则天时失爵。凤第三子定襄郡公宏……第五子东莞郡公融……神龙初,封凤嫡孙邕为嗣虢王。……景云二年,复嗣虢王,还封二百户。累迁卫尉卿。开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别有传。”^{[2]2431-2432}以上略显模式化的生平记载,其实是唐前期朝廷政局剧烈波动的集中反映。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至垂拱三年(687),武则天为登上帝位大造舆论,史云:“是岁,则天以明堂成,将行大享之礼,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递相语云:大享之际,神皇必遣人告诸王密,因大行诛戮,皇家子弟无遗种矣。”^{[3]2661}这就引起了李唐宗室的不安。宗室王公为匡复宗室、免遭杀戮,于八月起兵,但很快就被平定。越王贞父子伏诛,而虢王寓也被牵连其中。《旧唐书》云:

(虢王凤)第五子东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见知。垂拱中,为申州刺史。初,黄公譔将与越王贞通谋,深倚仗融以为外助。时诏追诸亲赴都,融私使问其所亲成均助教高子贡曰:“可入朝以否?”子贡报曰:“来必取死。”融乃称疾不朝,以俟诸藩期。及得越王贞起兵书,仓卒不能相应,为僚吏所逼,不获已而奏之,于是擢授银青光禄

大夫,行太子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被诛。^{[2]2431-2432}

本传中言虢王寓“则天时失爵”当是因为此事。

中宗神龙元年(705)复辟后,出于对过去残酷经历的感同身受,对宗室诸王采取了诸多优待政策,武则天时期被杀、被流放或被废爵的宗室皆恢复其身份地位,而虢王凤的嫡孙李邕也被封嗣虢王。

李邕在中宗时期颇受重视,其娶韦后之妹,“特承宠异,转秘书监,俄又改封汴王,开府置僚属”^{[2]2432}。更为人瞩目的是,其还曾担任内外闲厩使这一重要职位,苏颋撰《嗣虢王邕同知内外闲厩敕》云:

驂骏服皂,军国为容,苟非懿亲,莫允斯寄。秘书监检校殿中监嗣虢王邕,地隆藩屏,才蕴忠贤,以河间之硕儒,应舞阳之茂宠。学穷四彻,已综图书;任司六尚,式光轩冕。必能驷马举英,两驂执轡,用闻玉台之歌,入侍瑶池之赏。宜与张涉同知内外闲厩,余如故。^[4]

闲厩使是唐代专设的掌管御马的使职,《新唐书》云:

六闲马,以殿中监及尚乘主之。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置仗内六闲:一曰飞龙,二曰祥麟,三曰凤苑,四曰鸛鸾,五曰吉良,六曰六群,亦号六厩。以殿中丞检校仗内闲厩,以中官为内飞龙使。圣历中,置闲厩使,以殿中监承恩遇者为之,分领殿中、太仆之事,而专掌輿辇牛马。^[5]

闲厩使在创立之初有仗内、仗外之分,但到中宗时期则统一交由一人主管。闲厩使不仅为宫廷提供礼仪、出行用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武装禁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6]。早在太宗贞观时期,禁军左右屯卫中的精锐就被选用充当飞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鞞而从焉”^[7]。之后,在飞骑的基础上组建百骑,百骑又扩建成千骑、万骑,最后发展成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它们都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而诸军所乘马匹基本是由内外闲厩使所提供。可以说,内外闲厩使的人选和政治抉择对当时宫廷政治的影响巨大,如田归道于武后

时任内外闲厩使,敬晖等人发动神龙政变,“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谋,拒而不与”^[8]。田归道虽然没有参与政变,但也没有利用自己闲厩使的职权为政变增添变数,而这恐怕也是其日后能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之一。史载:“及事定,晖等将诛之,归道执辞免,令归私第。”^[9]除知内外闲厩之外,李邕还曾担任陇右三使一职,《新唐书》云:“知陇右三使仗内诸厩。”^[10]陇右三使,前贤以为即实指李邕“知内外闲厩”中的外厩事务,即陇右诸牧监使下的西、南、北三使^[11]。陇右三使虽然不是一个固定的使职,但职责却很重要,主要是为仗外禁军提供马匹。

既然李邕在中宗时期担任内外闲厩使这一重要职务,那么其在中宗去世不久后爆发的唐隆政变中的表现就很耐人寻味。《旧唐书》云:“月余而韦氏败,邕挥刃截其妻首,以至于朝,深为物议所鄙。”^{[2]2432}又《资治通鉴》云:“秘书监汴王邕娶韦后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首以献。”^{[12]6647}而与李邕同知内外闲厩的张涉,史云:“及韦温等被诛之际,涉为乱兵所杀。”^[13]按,韦温等人被乱兵所杀是在政变成功之后。因此,结合上述史料,作为内外闲厩使的李邕和张涉,在第一时间内实际上是没有参与到政变之中的。

中宗暴殁后,韦后为独揽朝政,控制禁军,将禁军重要将领全部更换为其家族成员。《资治通鉴》载:“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征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璇、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中书舍人韦元微巡六街。”^{[12]6642}而内外闲厩使这一职务,一是由党附韦氏的张涉担任,二是由韦后妹夫李邕担任。从选任来看,韦后对二人的忠诚度还是比较放心的。但恰恰由于这样,才出现了纰漏,因为李邕自始至终都与韦后一党貌合神离。2004年,陕西富平县出土了虢王李邕墓志,墓志内容揭示了传世文献不曾记录的细节,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李邕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墓志云:

然庆父仍存,鲁难未已。武三思外擅朝政,

诛剪忠良。韦庶人内掩天聪,共图表里。更貽洪业,有甚缀旒,宗室忧虞,衣冠愤激。王穷神之智,如彼湧泉;察奸之明,同于悬镜。金以周公之德,犹亮采于金縢。朱虚之功,亦凭资于右戚。遂承恩命,娶韦庶人妹崇国夫人,加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秘书监、殿中监兼内外闲厩使,赠封汴王,荣开幕府,息盈礼缙,门贵地尊。虽宠盛日崇,而谦冲益固。于时,公主等出入无度,夫人辈诡伏名途,工言之状万端,离间之词千变,以紊朝政,以荡主心,使君臣将乖,骨肉为阻。王时陪蹇鞠,或奉盘游,得申造膝之言,以尽牵裾之谏,导于未达,陈诸未闻。朝廷宽数年之忧,睿宗免群邪之难者,王之力也。然恶邪者寡,丑正者多,中宗竟以毒祸而崩。王师复以讨贼而卒,遂使苍黄未究,玉石同焚,缘累出为沁州刺史。迺天保已定,朝命克宣,瘴恶以诛,畴庸以赏,是用复阶三品,增封百户。^①

从墓志内容我们了解到,李邕作为李唐宗室是反感韦后与武三思内外勾结、擅权专政的,但他并没有像太子李重俊一样采取激进措施,而是与韦后一党虚与委蛇。因此他承命娶韦后之妹崇国夫人为妻,这也使其能够进一步获取韦后等人的信任。崇国夫人在唐中宗时期权倾朝野,她不仅积极参政还颇具野心。史载:“韦庶人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权倾人主,尝为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太和死。再嫁嗣虢王。”^[14]其与安乐公主等人争相任事。李邕平日里与这些人往来,自然对其行为洞若观火,因此才有墓志中所说:“王时陪蹇鞠,或奉盘游,得申造膝之言,以尽牵裾之谏,导于未达,陈诸未闻。”而由于是自己妹夫的缘故,韦后也放心地将内外闲厩使一职交由李邕担任。唐隆政变爆发后,李邕作为内外闲厩使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参与平乱,而是选择闭户居家,坐看成败。当政变成功、韦后一党被清除时,他马上手刃妻子,向睿宗投诚。在当时这种首鼠两端的行为无疑使李邕深受物议指摘,因此其之后被削爵,贬为沁州刺史。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思考,李邕作为经历过武周革命、神龙复辟、景龙政变的人,恐怕已见惯了宫廷争斗、朝堂流血,因此,他在唐隆政变中的选择无疑来源于自己的生存智慧。虽然李邕没有实际参与唐隆政变,但无论是墓志中所说政变前翼护睿宗,还是传世文献所言政变时选择作壁上观,都对李唐王室的再兴是有所帮助的。因此睿宗在景云二年(711)又恢复了李邕虢王的爵位,还封二百户,之后累官至卫尉卿。李邕于开元十五年(727)去世时,玄宗“存家人之礼,特为举哀,念保护之功,仍加震悼”,无疑对其功绩和地位具有盖棺定论的意味。

根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虢王李邕有两子,分别为嗣王河南节度使李巨和幽国公、昭义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李承昭。但根据《李济墓志》所载,李邕还有一子李承晔,曾任汉州刺史。另据虢王邕妃扶余氏墓志云:“有子五人:长曰太子家令虢王巨,贤而乐善,孝以傅国;次曰太子典设郎承昭;又其次曰太子通事舍人承曦;又其次曰左金吾兵曹承峻;季曰太子典设郎承晔等。”^②可知李邕总共有五子,最小的儿子李承晔即本文墓主李济的祖父。此外,李承晔事迹还见于其他史料,柳宗元《永州龙兴寺净土院记》云:“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晔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15]则其除官太子典设郎、汉州刺史外还曾官永州刺史。郁贤皓认为李承晔任汉州刺史大约在代宗大历年间,而任永州刺史则在德宗贞元初^[16]。李承

① 墓志录文及初步考释见张蕴《唐嗣虢王李邕墓志考》,载《唐研究》第12卷,2006年,第419页;另墓志图版和录文见载于故宫博物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四)》,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

② 墓志录文及初步考释见张蕴、汪幼军《唐〈故虢王妃扶余氏墓志〉考》,载《碑林集刊》,2007年总第13期,第96页。另墓志图版及录文见载于《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四)》,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142页。

生李望之,即墓主之父,曾官大理评事、赠工部侍郎。墓主李济生子九人,分别是右司御率府仓曹参军同辰及同师、同赞、同玄、同行、同文、同泰、同宾、同证。

以上结合墓志与传世史籍勾勒了虢王房一系家族演进脉络。虢王李元凤因为皇子而被封为亲王,其孙李寓因武周革命而失爵,其曾孙李邕随着中宗复辟又恢复亲王爵,随后因牵涉进中宗朝武韦一党与李唐宗室之争,曾进的汴王爵也被削去。这一切的动荡都与武后至玄宗时期的政局密切相关,是当时宫廷激烈斗争的结果。《李邕墓志》中记载的个人的仕宦沉浮也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唐隆政变时传世史籍不曾记录的细节。《李济墓志》则在《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之外,为我们补充了虢王房后裔的信息,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李济个人的仕宦经历,也与中唐宪穆交替之际朝廷与河朔藩镇的互动颇有关联,这点将在后文详加讨论。

二、李济仕宦经历与王氏成德镇

李济的仕宦经历,史书不载,仅能从其墓志中了解。墓志云“初任试太祝”,太祝为太常寺属官,主掌祭祀。史载:“掌出纳神主于太庙之九室,而奉享荐禘祫之仪。凡国有大祭祀,凡郊庙之祝板,先进取署,乃送祠所。将事,则跪读祝文,以信于神;礼成而焚之。”^[17]太祝官正九品上,极是清贫,在太常寺中地位也很低。《唐语林》云:

(裴)灏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辈皆上中考,充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设考课,为奖励,有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为优劣,则卿当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协律下考,某等当受杖矣!”^[18]

可知,太祝在太常寺中是地位极低的官职。李济之后转任金吾仓曹。金吾仓曹是左右金吾卫仓曹参军事的简称,官正八品下,其职责主要

是掌管翊府和外府文官职员的勋考,也负责当府官员俸禄和公廨田以及食料、医药、过所文券发放等诸多杂务。崔令钦曾在玄宗时期担任金吾仓曹一职,其在《教坊记序》中言道:“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19]可知金吾仓曹职位虽低,但却是一个杂事缠身的官职,平日里需要应酬很多人。

或许是因为在京城仕途并不顺利,李济选择前往藩镇幕府碰碰运气。中唐以后,由于地方藩镇势力的崛起,藩镇幕府成为许多文人入仕的选择之所^①。相对于京城,在地方幕府就职,不仅俸禄更为优厚,而且升迁较快,因此很多人选择以此为跳板进入中上层官宦行列,如韩愈、刘禹锡、李德裕等人,都曾有过于藩镇幕府任职的经历。李济前往的是成德镇,成德镇作为河北地区的河朔三镇之一,此时刚刚经历了从李宝臣家族到王武俊家族统治的嬗替。

王武俊,史载为契丹人,原为李宝臣的部将。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谋袭父位,这就与刚登基不久、准备改变河朔藩镇现状的德宗起了冲突,李惟岳因而举兵作乱。李惟岳对王武俊素有猜忌,但面对朝廷的平叛大军,也不得不重用他,派其与幽州节度使朱滔作战。王武俊知道自己不被信任,因而在与朝廷作战中也不肯卖力,这就使李惟岳对他的猜忌日益加深。最终王武俊在步军使卫常宁等人的挑唆下,率军返回赵州(今河北石家庄),诛杀李惟岳及其家人。李宝臣家族在成德镇的统治就此宣告终结。王武俊成为成德镇新任领袖,之后,由于朝廷的封赏没有达到其预期,因而联合同样不满朝廷处置的朱滔等人继续叛乱,史载:

朝廷既以定州属张孝忠,深州属康日知,武俊怒失赵、定二州,且名位不满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诱武俊谋反,斥言朝廷,遂连率劲兵救田悦。……至是武俊、朱滔复振起之,悦势益张。^{[20]3873}

① 关于藩镇幕府僚佐的研究可参看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苑汝杰《唐代文士入幕藩镇的主客观原因析论》,载《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随着叛乱的扩大,河朔地区的战事日益激烈,加之河南、淮西地区李希烈势力也在不断扩张,朝廷陷入双线作战的困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朝廷遣贾林来游说王武俊归顺,王武俊作为成德新帅本身并不想与朝廷作对,只是因为封赏不平才选择与朝廷对抗,因而表示“朝廷能降恩泽荡之,仆首倡归国”。但此时长安突然爆发了泾原兵变,奉命前往平叛的泾原兵因不满朝廷的赏赐发动兵变,拥立废居在家已久的朱泚为帝,德宗匆忙逃亡奉天。

面对急转而下的形势,河朔地区的几个叛镇也准备联合起来反击官军。田悦派人游说王武俊与其一起进攻撤退的李抱真部,贾林此时则再次向王武俊陈说利害,王武俊最终决定与朝廷修好,德宗亦于奉天罪己诏,大赦反侧。王武俊反正后,受封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之后又加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卢龙两道节度使、琅邪郡王。成德镇王武俊家族时代正式开启。

以上就是对王武俊家族在成德镇建立统治过程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墓主李济身上。墓志云:“贞元中,德宗文皇帝初平寇贼,归复京邑,录定功德。以赵帅太师大变艰危,却立东夏,拨正将乱,自建殊庸,礼加宠崇,许婚宗族。公从伯姊,得至于赵。太师知公之贤,邀领宾职。”德宗平定朱泚之乱后回到京城,对王武俊大加封赏,并且许婚宗族。但许婚的对象是谁呢?《旧唐书》云:“车驾还京,宠之逾厚。子尚贵主。”^{[20]3876}这里的“子”即王武俊第三子王士平,史载:“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附马都尉。”^[21]唐德宗对爱女义阳公主下嫁王士平一事非常重视,专门命令宰相咨询礼官,以制定公主参见舅姑的仪礼;又因为王武俊远在成德镇,又制定公主遣使的礼节。但墓志云远嫁成德镇的是李济的从伯姊,这显然与义阳公主的身份不符。实际上,德宗不仅为王士平安排了一桩亲事,也为其父王武

俊安排了一桩婚姻,李济从伯姊嫁予的对象正是王武俊。

依靠其从伯姊这层关系,李济得以往成德镇担任僚佐,进而“迁监察御史,赐绯鱼袋,为成德军节度巡官,转殿中为推官,又改侍御史,仍带旧职,迁户部外郎,转为判官”。巡官作为节度使僚佐,职掌驳杂,基本是专事专设,并无统一的职责。而推官则主要负责推勾狱讼,因此多挂宪职,李济即挂殿中侍御史。判官作为使府的上佐,主要负责文书和实际政务的处理,事权颇重,且与府主关系亲密^①。也正是这样,李济才能在日后成德镇爆发继任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从李济任节度判官挂户部侍郎的朝衔来看,其可能在成德镇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事务,这也许与其曾在京担任过金吾仓曹一职对相关业务较为熟谙有关。

墓志中还专门提及是王武俊“知公之贤,邀领宾职”,虽然有溢美之嫌,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王武俊求贤的态度。实际上,王武俊入主成德镇以后,积极向外招揽文士,从而使得成德镇内部的风气得到较大改观^[22]。王武俊本人虽然是少数民族将领,但其对人才颇为重视,重用士人。《唐诗纪事》载:“王武俊之节制镇冀也,先生(刘言史)造之。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23]又《旧唐书·窦群传》附兄窦常传云:“贞元十四年,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24]王武俊求贤若渴的态度在墓志中也多有体现,除本文志主李济外,还有许多,如郑澥,其墓志云:

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彊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终遣求事,得地于膺艺之乡。^{[25]2130}

又张遵墓志云:

① 关于藩镇僚佐具体职能的考论详见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录于《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452页。

年廿,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时属军燕,王公大张乐于庭。公观焉。□(此处为阙字,下同)为镇帅王公见。公身长七尺,美须眉。与语良久,便授押衙。明日,兼内院兵马使。不旬月,奏事德宗,授兼监察御史,依前押衙。曰:奇士也。自后忠鯁屡进,数有苦言。^{[26]905}

此外还有杨瞻之父,杨瞻墓志云:

父孝直,守邓州长史兼山南东道团练使临汉监牧副使兼侍御史;贞元初,洎常山连帅太师王公弘覆焘之心,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公之家君,远慕风教,投事麾下。太师署以重职,将启戎行。岁月弥轮,受恩益重。^{[27]2091}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王武俊统治时期,成德镇吸纳了大量外来士人。这些士人在成德镇担任文武官职,其中部分人甚至与当地土著联姻,如郑濬即婚媾于河北士族博陵崔氏,墓志云:“以是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士君子亦曰叶时之美称矣。”这些外来士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成德镇的文化风气,而且还积极参与成德镇的军政事务,外来士人群体已经成为成德镇内部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三、外来士人与成德镇继任危机的处理

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去世,究竟由谁来继任节度使,成德镇内部出现分歧。成德镇的军将“谋取帅于旁郡”^{[28]3883}“取帅于属内诸州”^{[29]7782},而参谋崔燧等人则力推王承宗弟王承元为帅。崔燧史书无传,而参谋一职,虽职在参议谋划,但在节度使府中并不能算作高级官僚^①。因此,崔燧在这场继任事件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实在不好遽断。为了能更清晰地梳理这段史实,现将诸书对此事的记载条列如下。

《旧唐书》:“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28]3883}

《新唐书》:“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

国夫人李命承元为嗣。”^{[30]4787}

《资治通鉴》:“参谋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命,告谕诸将及亲兵,立承宗之弟观察支使承元。”^{[29]7782}

《册府元龟》:“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31]

可以看出,《旧唐书》和《册府元龟》中记载完全相同,《新唐书》中的记载则是“与诸校计”,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则只称崔燧承王武俊妻凉国夫人之命告谕诸将立王承元,具体有没有参与谋划,并不清楚。按照文献校勘的原则,成书越早的记载越为可靠。如此看来,《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当更贴近事实,崔燧显然不是这次立帅的主谋,充其量只是参与者,那么真正的决策者究竟是谁呢?

《旧唐书》与《册府元龟》称真正的决策者为“握兵者”,《新唐书》则称为“诸校”。本文认为,这些人的主体应当就是王武俊时期前往成德镇任职的外来士人群体。前已述及,王武俊时期招揽了大批外地士人来使府担任文武僚佐。王武俊去世后,这些外来士人并没有离开成德,而是继续留在使府任职。这一方面是受藩镇限制政策的影响,据郑濬墓志载:“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25]2130}成德镇为了防止人才流失,禁止在本镇任职的士人离开,因此郑濬自大历初前往河朔地区,直至贞元十二年(796)去世,在成德镇生活了近三十年。本文的志主李济也是如此,其墓志云:“旋因太师薨落,公不得离去旧职而将死者数矣。”另一方面则是感激王武俊家族知遇之恩,自愿在使府效力。王武俊在任时期,礼贤下士,卑辞厚礼,因此许多士人也乐于从命。如《李弘亮墓志》云:“建中初,成德军节度使、太尉王公以公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奏授承务郎、左卫兵曹参军。公以择木心远,非邓林不宿,振衣脂辖,聿来我疆。”^[32]又前引《杨瞻墓

① 关于参谋职能和地位的考论详见前引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第424—425页。

志》云：“贞元初，泊常山连帅太师王公弘覆焘之心，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公之家君，远慕风教，投事麾下。”^{[27]2091} 这些外来士人从王武俊时代开始，历经王士真、王承宗两代，在成德镇生活了三十多年，可以说与王武俊家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在成德镇爆发继任危机时选择坚定地站在王氏家族一边。

王武俊去世后，其子王士真继任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在位时期对朝廷颇为恭顺，史载：“士真佐父立功，备历艰苦，得位之后，恬然守善，虽自补属吏，赋不上供，然岁贡货财，名为进奉者，亦数十万，比幽、魏二镇，最为承顺。”^[33] 元和四年（809），王士真去世，其子王承宗自任留后。此时正值宪宗励精图治欲削平藩镇，宪宗继位后，先后平定剑南西川刘辟之乱（元和元年 806）、浙西李錡之乱（元和二年 807），面对成德新丧主帅的局面，宪宗也想借机试探河朔藩镇的底线，因此迟迟不授予王承宗节钺，而是“伺其变，累月不问”^[34]。河朔诸镇虽然坚持“河北故事”^①父子相继，但也需要得到朝廷的正式认可，方能合法地行使权力，即后来李德裕所说的“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35]的现实状况。面对迟迟未到的节钺，王承宗颇为紧张，多次上疏，此时长安方面也在紧张地进行磋商。《资治通鉴》载：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36]

李绹等人同宪宗陈说利弊，认为河朔诸镇已然一体，如果现在与成德镇交恶，朝廷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个成德镇，而会是整个河朔藩镇，朝廷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宪宗很不情愿地派人将节钺授予王承宗，而王承宗也献德州、棣州给朝廷以表达忠心，宪宗于德州、棣州设保信军，以王氏婿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宪宗自以为处置得当，但王承宗受魏博镇的田季安挑拨，认为薛昌朝与朝廷暗通款曲，因此率军驰入德州，将薛昌朝囚禁起来。这一举动致使朝廷与成德镇的关系迅速恶化，朝廷命王承宗释薛昌朝归镇，王承宗不从，宪宗最终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成德镇的问题。之后受各方面影响，征成德的战事久劳无功，而淄青镇的李师道、淮西镇的吴元济也借机作乱。最为严重的事件发生于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于早朝途中遇刺，致使武元衡身死、裴度重伤。朝廷一度怀疑此事是王承宗一手策划并发起的，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因此，当王承宗于元和十五年（820）去世后，由谁来继任成德镇节度使便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这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方要求结束王氏家族在成德镇的统治，另一方则希望继续由王氏家族的子弟来统治成德镇。持第一种立场的是成德镇本土的军将群体，《旧唐书》云：“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发丧，大将谋取帅于旁郡。”^{[28]3883}《新唐书》云：“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30]4787}又《资治通鉴》载：“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发丧，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诸将欲取帅于属内诸州。”^{[29]7782}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成德镇本土的军将一是打算从其他河朔藩镇取帅，二是从成德镇内诸州军将中选取新帅，但两者的出发点实际上是相同的，即新帅必须坚持河朔地区的传统（河北故事），同时又要保护成德镇军将阶层的利益。我们知道，河朔藩镇在中唐以后经历了权力下沉，节度使权力逐渐转移到军将进而

① “河北故事”又称“河朔故事”，学者认为此应包括河朔藩镇节度使以土地传之子孙的世袭特权以及本区域自治的内容，具体论述可参看秦中亮《胙土封邦：河朔故事形成史论》，载《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72—181页；张天虹《唐易定镇的张氏家族与陈氏家族——“河朔故事”研究之二》，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8—16页；《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第三章《社会流动视野下的“河朔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03—148页。

到牙兵,而成德镇则始终为军将占据权力中枢^[37]。王承宗主政成德期间,不断与朝廷发生摩擦,造成连年战事、兵不解甲的局面,与周边藩镇的关系也不太友好,这显然是不符合成德镇军将利益的。因此,当获知王承宗去世后,军将们就谋划以他人来取代王氏家族的统治,以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另一方势力则希望继续由王氏家族来统治成德镇。

这一方势力的成员主要是忠于王氏家族的军将和外来士人群体。忠于王氏家族的军将自不待说^①,外来士人群体支持由王氏家族继续统治成德镇则主要包含两种情感,其一是对故主的感恩情怀,其二则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及对唐王朝的归属感。现代学者在对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归纳道:“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性交往是中国人结成关系的首要原则。”^[38]从王武俊时代起,这些外来士人与王氏家族荣辱与共了三十余年,长期共同的生活与建立的信任关系培养了双方之间的感情。正是长期于成德镇的仕宦经历,使外来士人群体在情感上更倾向于支持故主王氏家族。从本文的志主李济来看,其无疑是外来士人中的一员。李济前半生仕途坎坷,虽然身为李唐宗室,却只做到金吾仓曹的小官,是王武俊给予了他想要的一切。而他的堂姐作为成德镇的主母,也使得李济对王氏家族有更加亲切之感,不希望政权流落他人手中。又如张遵,作为河洛士人北走河朔,受到王武俊重用,王承宗时期成德镇与朝廷的关系降到低谷,他于中尽力周转,弥合了双方的关系。其墓志云:

承宗摄留后,国家变更镇事,以薛昌朝为帅,发将军景忠信削夺承宗官爵。朝庭振威,成德惶恐,逆党行列,僭礼勃词,承宗称疾,监军敛伏。此时公乃请见。既而承宗曰:天子不察,宰臣不言,诸将偷安,土地割裂。公曰:某亦恐诸

将人人异图。公又曰:今范阳无事,青郛无事,泽潞无事,沧景无事,天将以镇冀观主上政令,试我公制作。今若忠信不动,可以息词。于是庭陈将卒,承宗坚卧。一切以公止遏,攘除翊蔽,唯公一人,忠信宣传告毕,刃不得下,公之力也。制使归,具述公之方略。宪宗曰:我与宪官信不虚也。寻有诏赦承宗。^{[26]905}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以及对唐王朝的归属感也无疑会影响到这些外来士人的选择。李济作为李唐宗室,其倾向是明显的。其他大部分宦游河朔的外来士人,基本是希望以藩镇幕府为跳板进入长安的宦官阶层,而成德镇与朝廷交恶,显然不符合其诉求。因此,外来士人群体希望选择王氏家族子弟中对朝廷恭顺的人来担任节度使,进而重新弥合成德镇与朝廷破裂的关系。

与李济站在同一阵营、支持由王氏继续统治成德镇的人不在少数。从传世文献和墓志中对王承元继任成德镇的记载来看,起码还有崔燧、杨瞻、刘逸、李藩等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中,崔燧是此次继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其事迹也仅见于此,从其姓氏来看,他可能出自河北士族博陵崔氏。杨瞻,本望弘农(今河南灵宝),其父原于邓州(今河南南阳)任武官,贞元初投王武俊麾下任将,久经战阵,为王武俊所亲信,是成德镇中外来士人群体中的一员,杨瞻本人后来则成为王承元的心腹将领。史载:“及仆射出常山之日,公特献诚恳,誓从旌旗。仆射美其父作子述,俯乃允从。”^{[27]209}在王承元离开成德后,杨瞻又跟随其出镇郑滑和凤翔。刘逸,本望彭城(今江苏徐州),其父曾长期在河北义武军担任兵马使。其墓志云:

长庆初,以镇冀不轨,丑迹彰闻,元戎太原王公乃脱彼凶妖,束身诣阙。公乃亲为侍从,共拔海壖,殊节即成,众望斯洽。主上以太原公勋

① 前辈学者认为,成德镇“家镇”的统治模式及其内部节帅与将领的良性关系是王氏家族稳定统治的根基,详见姜密《唐代成德镇的割据特点》,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306页;渡边孝《魏博与成德:河朔三镇の權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载《東洋史研究》,1995年第54卷第2期。

绩超拔,乃授义成军节度使,公即行焉。俄又有除凤翔节制,公又亲从。既至,十年从事,一旦无亏,途又有国命,除平卢军节使,公又从至,复署前衔。时元戎自丁家戚,将谋葬于京辈,乃命公行。事无纤大,一以归付。既达所务,俄闻元戎寝疾,即星驰却回。及到以至薨歿,公乃号恸发泣,情不胜哀,悲恨郁结,因兹成疾。大和八年三月廿日,终于青州私第,享年五十有九。^[39]

从墓志内容来看,刘逸与杨瞻二者事迹颇为类似,也是王承元的心腹将领之一,但前者与主帅的关系显然更为亲近,否则王承元不会将归葬亲属这样的大事交由他来经办。刘逸及其家族可能是成德镇本土化的外来户。

李藩,其墓志云:

先世赵郡赞皇人,分继东祖之后。……家于常山,太守郑公潜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特表奏闻,策中有司别勅同孝廉登第,时才年八岁。其后讨览经籍,九流百家之语,靡不该通,着诗业文,名显当代。……长庆初,常山帅王承宗歿于镇,镇卒逼其弟承元主其军,且袭父兄之位,因而请焉。承元幼懦,辞进不决,公乃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敛身归国。朝廷果奖承元之节而授钺于滑台,始去常山。当是时也,自天宝末,两河之风未变者,唯渔阳一镇耳,因请承元,飞檄于范阳节度刘总,洞晓君臣之礼,大开逆顺之端。其明年,刘总尽室来覲,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秘略也。承元以公有诚,尽推轂之力,遂奏□评为巡官,转掌书记。及王公移镇于岐,累授襄行殿中侍御史职,历节度判官,以至加朱绶,为副倅。久之,王公换青州,以公为检校都官员外郎副平卢军使。府幕十年,始终一贯,参尽勤尽,时论多之。^[40]

李藩出身赵郡李氏,是河北本土士人。其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因此恪守儒家规范劝谏王承元归朝,之后也跟随王承元历经数镇担任幕府职务。综上可知,除李藩、崔燧是河北本土士人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带有外来成分。可以说,正是这些外来士人联合本土势力推动王承元成为成德镇新一任领导人。

而王承元能够被推举为成德镇新一任领导人也并非偶然,其行为和处事风格更符合这些幕后之人心中成德镇领袖的标准。王承元早年因“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30]4787}而“军中往往指目之”,这就为王承元塑造了一个恭顺忠诚的形象。王承宗去世后,成德镇本土军将本想另起炉灶,但李济、崔燧、李藩等文士谋划拥立对朝廷恭顺且为王氏子弟的王承元为帅,并与杨瞻、刘逸等忠于王氏的军将商议,他们恐怕就是诸书所提到的“握兵者”。杨瞻等将作为王承元的心腹自然乐于从命,因而就以李济为媒介寻求其从伯姊——王武俊之妻凉国夫人李氏的首肯,李氏自然不想看到成德镇流入他人之手,因而同意了由王承元继任的决定。这也就是李济墓志中所说的:“元和岁末,镇有师丧,三军将乱,欲立其弟,今凤翔节度仆射公也。公竭忠谋,潜咨伯姊,全置王氏之族,亟列忠臣之家。使太师之业复光,仆射远名不坠。得非公之力焉。”^{[1]251}崔燧等人“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虽然在多方谋划下,王承元被推举为新任节度使,但危机还没有解除,欲图颠覆王氏家族统治的势力依旧存在。王承元本人也是战战兢兢。史载:

承元拜泣不受,诸将请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有事盍先与议。”及监军至,因以诸将意赞之。承元谓诸将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齿幼,欲使领事。承元欲效忠于国,以奉先志,诸公能从之乎?”诸将许诺。遂于衙门都将所理视事,约左右不得呼留后,事无巨细,决之参佐。密疏请帅,天子嘉之,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等使。邻镇以两河近事讽之,承元不听,诸将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赍诏宣谕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与柏耆于馆驿召诸将谕之,诸将号哭喧哗。承元诘之曰:“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诏迟留,其罪大矣!前者李师道未败时,议赦其罪,时师道欲行,诸将止之,他日杀师道,亦诸将也。今公辈幸勿为师道之事,敢以拜请。”遂拜诸将,泣涕不自胜。承元乃尽出家财,籍其人以

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28]3883-3884}

可知,王承元自度无力掌控成德镇的局势,请朝廷任命新的节度使,而让王承元忌惮的就是成德镇内部强大的军将势力。这点从王承元离镇后,王庭凑、牛元翼、傅良弼等将为争夺成德镇的控制权而爆发火并可见一斑。王承元坚持束身归朝,带走了部分亲信将领和谋士,成德镇内部处于权力的真空期。新登基的穆宗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本想依靠其势力和其在河朔地区的威望压制成德镇内部难以掌控的军将,却因朝廷处置失当造成了田弘正被杀、成德镇易主的结果。最终,军将出身的王庭凑通过兵变成为成德镇新一任领袖。

王庭凑主政成德后,对过去忠于王武俊家族的势力进行了残酷的清洗,史载:“坐死者二千余人。”^[41]而王氏家族的外来故吏如李济等人已在此之前离开了成德,这点从张遵墓志中亦可佐证^①。李济回到长安后,因功擢拜宗正少卿,最终于敬宗宝历元年(825)去世。值得注意的是,李济的葬礼是由其从伯姊也就是王武俊之妻李氏主办的。王承元束身归朝时,李氏应与之同行。史载:“祖母入见,帝命中宫礼费异等。”^{[30]4788}李氏后来一直活到了文宗时期,于太和元年(827)去世。史载:“太和元年十月敕:故太尉王武俊妻晋太夫人李氏,以武俊横流之中,拯定奔溃,属当葬事,宜加赠恤,宜令有司特给仪仗事。”^[42]李氏一生经历了成德镇从王武俊到王承元,见证了王氏家族从辉煌到凋落,从其个人经历来看,也不失为唐代一奇女子。

四、结语

《李济墓志》的出土,对于后世研究唐代宗室虢王房的世系有巨大帮助,尤其其中记载的有关元和末年成德镇继任危机的史料,对于我们了解成德镇内部结构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北走河朔”的士人在当地的诸多活动,如婚宦等^[43],但如成德镇这

样外来士人群体发展成为一股能够左右节度使继任人选力量的现象则较为少见。而这无疑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作为河朔地区的一支外来势力,其影响力的边界在哪里?其对河朔藩镇的内部结构及发展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河朔藩镇内部变迁作更深层次的把握,还需要发现更多如《李济墓志》这样的新材料来推进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 [1]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 长安新出墓志[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50-251.
- [2] 虢王凤传[M]//刘昫,等. 旧唐书:卷六四.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琅琊王冲传[M]//刘昫,等. 旧唐书:卷七六. 北京:中华书局,1975:2661.
- [4] 苏颋. 嗣虢王邕同知内外闲廐敕[M]//董诰,等. 全唐文:卷二五四. 北京:中华书局,1983:2567.
- [5] 百官志二[M]//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四七. 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7.
- [6] 宁志新. 唐朝的闲廐使[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2):7-14.
- [7] 左右威卫[M]//杜佑. 通典:卷二八. 北京:中华书局,1988:786.
- [8]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582.
- [9] 田仁会附归道传[M]//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八五. 北京:中华书局,1975:4795.
- [10] 虢王凤传[M]//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七九. 北京:中华书局,1975:3555.
- [11] 王炳文. 唐代牧监使职形成考[J]. 中国史研究,2015(2):51-67.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3] 张文瓘传[M]//刘昫,等. 旧唐书:卷八五. 北京:中华书局,1975:2816.

① 《张遵墓志》云:“会镇帅详斋,大赠先福,以公一家维繫,尽放南归。”此镇帅当即为王承元。由此可知,王承元主政成德时间虽短,但却改变了过去成德镇禁止士人离开的旧制。

- [14] 五行志[M]//刘昫,等.旧唐书:卷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1377.
- [15] 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卷二八[M].尹占华,韩文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1867.
- [1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2479-2480.
- [17] 职官志[M]//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1873.
- [18] 王谔.唐语林校证:卷三[M].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199.
- [19] 崔令钦,任半塘.教坊记笺订[M].北京:中华书局,1962:2.
- [20] 王武俊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1] 王士平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3877.
- [22] 牟发松.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7(3):117-123.
- [23] 计有功,王仲镛.刘言史[M]//唐诗纪事校笺:卷四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1549.
- [24] 窦群传附兄窦常[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4122.
- [25] 唐故冀州阜城县令兼史赐绯鱼袋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并序[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6] 唐故张府君墓志故夫人豆卢氏墓志铭[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〇三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7] 唐故凤翔节度押衙兼知排衙右二将银青光禄大夫兼太子宾客弘农杨公墓志铭[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8] 王承元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0] 王承元传[M]//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 将帅部三十五[M]//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南京:凤凰出版社,4237.
- [32] 唐故承务郎行瀛州平舒县主簿知蓟州渔阳显事赏绯鱼袋陇西李府君墓志铭[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37.
- [33] 王士真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3877.
- [34] 王承宗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3878.
- [3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6:8010.
- [3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6:7659.
- [37]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44-545.
- [38] 翟学伟.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J].江苏社会科学,2007(3):118-130.
- [39] 唐故平卢军讨击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彭城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刘府君墓志[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147.
- [40] 唐故朝议郎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墓志铭[M]//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205.
- [41] 王庭凑传[M]//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3885.
- [42] 葬[M]//王溥.唐会要:卷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15.
- [43] 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14-230.

(责任编辑:李秀荣)